

## 第一章 討好未來皇帝

薛清寧作了個夢。

夢裡是個九月的天氣，碧空如洗，輕雲淡捲，有深沉悠遠的鐘聲一下下的響起。

新帝登基，丹墀上面文武百官烏壓壓跪了一地，山呼萬歲，聲音直上雲霄。

新帝穩坐龍椅，接受朝拜之後開始封賞，第一道旨意便是立薛氏之女清璿為后，薛家眾人也跟著一塊兒雞犬升天，就是她薛清寧也得了個縣主的封號。

縣主者，本朝規定非皇族女子不能封，但現在她一個外姓女子竟然能被封賞，可見新帝對新后的寵愛程度了。

薛清寧心生歡喜，夢中忍不住笑出聲來，這時就聽到有人在叫她——

「姑娘、姑娘？您該起了。」

薛清寧迷迷糊糊睜開雙眼，看到一個穿青色半臂的姑娘坐在床沿看她，眉眼間帶著幾分笑意，看起來很溫柔可親。這是母親特地撥到身邊照顧她的大丫頭，現年十六歲，名叫綠檀。

綠檀看到薛清寧醒了，起身從旁邊的衣架拿了衣裙，一邊服侍她穿上一邊笑著問道：「姑娘剛剛作了什麼好夢，竟然在夢裡都會笑出聲？」

薛清寧自然不好告訴綠檀，剛剛她夢到書裡的結局。

上輩子她心臟不好，身子羸弱，別的孩子在外面跑跳瘋玩，她永遠只能安安靜靜在家裡待著，什麼事都做不了，每天還要吃很多藥。可即便這樣精心保養，未及十八歲她還是死了，再一睜眼，她發現自己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小嬰兒。

那時她想著，原來人真的有以下輩子，真好！至於為什麼她還能記得上輩子，她傾向她過奈何橋的時候忘了喝那碗孟婆湯。她本以為自己輪迴轉世了，所以這輩子的父母和兄弟姊妹，她挺能接受的，打心底覺得都是自己的親人。

即便後來發現自己其實是穿越到了一本看過的小說裡，她依然沒有特別震驚，甚至因為知道那本小說中主要人物們的結局，還覺得挺慶幸的，畢竟這樣就可以少踩很多雷，也能及時趨吉避凶。

等綠檀給她穿好衣裙，梳好髮髻，薛清寧就慢吞吞的往外走。

她今年八歲，現在的身體很健康，想如何跑跳都可以，不過大概是上輩子安靜慣了，現在她無論做什麼事，給人的感覺依然是慢吞吞的，一點兒都不著急。

才走到西次間，薛清寧就聽到她母親徐氏說話的聲音——

「……已經過了白露，天氣眼看就要冷下來，府裡各人的冬衣也該做起來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徐氏的眉頭微微蹙了起來。冬衣若按照往年的舊例來做，對他們榮昌伯府現在的家境來說，顯然是一筆不算小的開支，但若是降低標準，外人看著不體面，只怕越發不想跟他們榮昌伯府結交了。且府裡有些人不曉得當家的難處，只怕還會過來跟她鬧。

徐氏有些猶豫不決，這時聽到腳步聲響，她轉頭望過去，一眼就看到薛清寧，「寧寧起來了？」眉眼間的憂愁之色頃刻間沒有了，轉而浮上溫和的笑意，「到娘這裡來坐。」

徐氏總共生了兩子一女，其中數薛清寧年紀最小，跟她兩位兄長差了足足有七八

歲，所以徐氏極疼愛這個女兒。

薛清寧應了一聲，走到羅漢床邊，在炕桌對面坐下來。

徐氏笑著問她，「寧寧今兒這中覺歇得好不好？」

薛清寧笑著嗯了一聲，又問徐氏，「娘，您沒有歇中覺？」

都說春暍秋乏，算算現在已經是仲秋了，人確實很容易覺得疲憊。

徐氏搖了搖頭，「娘正在想做冬衣的事，寧寧今年想要什麼顏色的冬衣？」

小孩子長得快，一年一個變化，去年的冬衣薛清寧現在穿著只怕有些小，今年肯定要給她新做兩身，而且徐氏就生了這個女兒，又生得粉妝玉琢，她很喜歡打扮她。

薛清寧對這些沒有什麼追求，知道徐氏眼光好，這些年給自己做的衣裳沒有一件不好的，於是說道：「娘您看著辦就行，我什麼顏色都喜歡。」

徐氏笑起來，「妳可真是個懶的，連這些個事都不願意動一動腦筋。」

話雖然這樣說，卻半點兒責怪的意思都沒有，完全是寵愛縱容。

旁邊站著的孫嬤嬤也笑起來，對徐氏說道：「咱們姑娘相貌生得好，無論穿什麼顏色的衣裳都是極襯她的。」

孫嬤嬤是徐氏的陪嫁丫鬟，主僕兩個自小處出來的債分，等孫嬤嬤年紀大了，徐氏捨不得將她遠嫁，就嫁給了榮昌伯府老管家的大兒子。等老管家死了，他大兒子接著做了管家，孫嬤嬤也做了管事嬤嬤，在伯府的下人裡面地位是極高的，不過在徐氏面前她還是跟以前一樣恭敬。

有人誇自己女兒的相貌生得好，徐氏非常高興，叫丫鬟將先前燉好的銀耳蓮子羹端一碗過來給薛清寧，「這天容易秋燥，妳喝碗銀耳蓮子潤潤肺。」又對綠檀道：「前幾日姑娘一直說的什麼荷花酥，剛剛小廚房遣人過來說今兒他們又做了些，也不曉得對不對，妳現在拿過來給姑娘看看。」

薛清寧穿的這本書的背景是個名叫大景的架空朝代，裡面好些兒東西作者都沒有設定，她又是個在吃喝上比較講究的人，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會搗鼓一些上輩子吃過，或者聽說過的糕點，叫小廚房裡的人照著做，這個荷花酥就是前些時候她忽然想到的。

只是小廚房做了好幾次，始終不是上輩子她見過的那個樣兒，或是她吃過的那個味兒，也不曉得這一次會不會做成功。

綠檀應了一聲，轉身出了屋。

徐氏繼續跟孫嬤嬤說冬衣的事，「昨兒我去庫房裡面看了，雖然還堆了些料子，不過花樣都已經不時興了，布料也不夠。妳回去告訴孫管事，讓他叫兩個妥當的人去外面的綢緞鋪子買一些時新的衣料回來，再叫兩個裁縫，這幾日就將冬衣做起來吧。」

徐氏說一句，孫嬤嬤應一聲是。

等到徐氏的話說完，孫嬤嬤又建議，「庫房裡的那些料子雖然都是好的，但既然花樣都已經不時興了，倒不如拿出來做給府裡各位主子的大丫頭和公子身邊的小廝穿，不然一直放著只怕會黴壞了，到時想穿都不能。」

俗話說先敬羅衣後敬人，身邊跟著的大丫頭和小廝穿得體面，旁人看著，主子們的臉上就會更有光。

徐氏想了想，覺得是這麼個理，點頭同意了。

薛清寧這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放下手裡拿著的黑瓷勺子，對徐氏說道：「娘，那位林公子，您也給他做兩件冬衣吧。」

聽了這話，徐氏詫異的轉頭看了她一眼。這不是頭一次了，以往要給府裡的公子姑娘派發各樣分例的時候，女兒總會提醒她別忘了那位林公子。

其實徐氏覺得壓根不用管他，畢竟那只是三房一個妾室的弟弟，隨著妾室一塊兒住到府裡原就是從沒有過的事，誰讓她那位小叔子極其寵愛那位妾室呢？那妾室說的話就如同聖旨一般，無有不從的。她那位妯娌又懼怕丈夫，竟容得這樣的事發生。

現在女兒對那位林公子顯然也與眾不同，林公子又確實生了一個好相貌……

徐氏不由得擔心起來，目光悄悄的打量著薛清寧。面上看起來坦蕩蕩的，沒有一絲一毫小女兒的嬌羞，可見說這話的時候心裡並沒有半點想法，而且她才八歲，能懂得什麼？

徐氏放下心，不過難免還是好奇，問道：「妳怎麼老惦記那位林公子，什麼事都不忘提醒我別忘了他的那一份？」

薛清寧心想，能不老惦記嗎？林星承可是書裡的男主，往後要做皇帝的。她記得書裡面他們大房跟林星承之間原本還有點兒嫌隙，不過因為林星承實在太寵愛她的二姊薛清璿，又覺得對薛清璿有愧，最後並沒有跟他們大房計較，反倒讓大房跟著薛清璿一塊兒雞犬升天，加官進爵。

不過就算明知他們大房最後會有好結果，現在提前對這位未來的皇帝好一點，那也肯定錯不了。

薛清寧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對林星承好，但這件事她沒法告訴徐氏，就笑著打馬虎眼，「因為我是娘的女兒，所以跟娘您一樣心地善良呀。」

徐氏笑起來，孫嬤嬤和屋裡站著的丫鬟也都笑了。

笑過之後徐氏傾身過來，抬起右手食指在她的額頭上輕輕戳了一下，笑著說道：「妳呀，就慣會說這些話哄我。」

孫嬤嬤也笑道：「都說母女最是相像，看姑娘的相貌，跟夫人您年輕的時候一個樣兒。」

這話雖然有誇張的成分，但薛清寧的相貌跟徐氏確實有幾分相像，母女兩個都長了一個標準的鵝蛋臉，一雙秋水無塵般的杏眼。不同的是徐氏因著已經三十多歲，經歷了很多世事，眼中更多的是沉靜和淡然，薛清寧還小，所以雙目燦若星辰，小鹿一般清澈純粹。

聽了這話徐氏心裡面很受用，面上還是嗔著薛清寧，「不是娘說妳，妳這性子可一點兒都不像我。我小的時候是頂喜歡看書寫字的，哪裡像妳，哪一次妳大哥叫妳練字的時候不哭喪著一張臉？就算勉強練會兒字，也是一點都不用心。」

頓了頓，徐氏又笑著總結一句，「妳也就在吃喝上面，和鼓搗那些小玩意兒上面

用心罷了。」

薛清寧不以為意，正要笑著反駁，就看到有個丫鬟掀簾子走進來。

這是徐氏身邊一個名叫文竹的大丫鬟，穿一件水綠色的半臂，左手腕上面籠了一只銀鐲子。

進屋之後她屈身對徐氏和薛清寧行了個禮，然後直起身來說道：「大公子剛打發人過來問姑娘歇中覺起了沒？若起了，叫姑娘帶著前兒他佈置的功課到書房去見他，他要檢查。」

徐氏一聽，立刻轉過頭對薛清寧笑道：「剛剛我說什麼來著？管妳的人來了，妳快去吧。」

徐氏雖然也會認字寫字，但肯定比不過大兒子，她還要掌中饋，沒有時間來教女兒，丈夫又是個閒散性子，秉持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壓根不管薛清寧。至於二兒子，他活潑得很，但在讀書習字這些事上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，更不說教薛清寧了。

所以還是大兒子好，學問高，人也沉穩，雖然極其疼愛薛清寧這個妹妹，但在該要求她做的事情上還是很嚴格的。

自然，薛清寧最怕的也是這個大哥，聽完文竹轉達的話，立刻苦著一張臉趴在炕桌上。

她肯定是認得字的，哪怕上輩子她認的字是簡體，現在都是繁體，但這幾年下來，她什麼字不認得？關鍵是練字……誰知道寫毛筆字有這麼多要求啊？而且她大哥並不是只要她會寫就行了，是一定要她寫好。

至於文竹說的功課，前儿大哥給了她一幅字帖，讓她照著臨十遍，說今日他要檢查，但是她到現在才臨了四遍……可以預見待會兒大哥的一張臉會沉得有多難看了。

薛清寧哪裡敢過去，只能求著徐氏。

可惜徐氏雖然疼愛她，但在這事上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，溫聲哄勸著她，「怕什麼？妳大哥還能生吃了妳？快些兒去，晚飯娘叫人做妳最愛吃的鮮蝦丸子。」

正說著，就見綠檀雙手端了一個小茶盤進來，上面放著一碟子形似荷花綻放的糕點。

徐氏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精緻好看的糕點，一時有些愣住了，看了兩眼，轉過頭問薛清寧，「這就是妳說的荷花酥？」

美食在前，薛清寧暫且忘了要去見大哥的事，點了點頭，伸手自碟子裡面拿了一塊荷花酥，輕輕咬了一小口，立刻眉開眼笑，「這一次的荷花酥做得好，不但形狀對了，味道也極好。」她又伸手拿了一塊遞到徐氏的嘴邊，「娘，您快尝尝。」徐氏就著她的手也笑著咬了一口，挺酥鬆香甜的，味道雖然不是她吃過最好吃的，但式樣卻是她見過最精緻的。

見薛清寧吃得慢吞吞，知道她是在拖延時間，徐氏笑著催促她快些去找大哥。她可不贊同自己丈夫說的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就算是女孩子，那也應該讀書認字，明曉事理。

知道這件事無論如何都躲不過去，薛清寧幽幽的歎了一口氣，歎完之後叫自己的另一個丫鬟小桃過來，吩咐她去西梢間的臥房裡面將這兩天她臨好的那幾張字帖拿過來。

又叫綠檀，「妳去小廚房拿一碟子荷花酥放到食盒裡面，銀耳蓮子羹也盛一碗裝好。」

只盼著待會兒大哥看到這吃的喝的，能對她不那麼嚴厲。

薛清寧這輩子的身分是榮昌伯府大房唯一嫡出的女兒，榮昌伯府祖上是跟著太祖打江山的，以軍功起家，開國之後受封榮昌伯，可惜這個爵位並不是世襲罔替，只能襲三代，到了薛清寧的父親薛博明這一代，正好就是第三代。

也就是說，若薛博明沒有做出對朝廷有大貢獻的事，到了他兒子那一代就沒有爵位可以承襲，偏偏薛博明又是個沒有多大出息的，年少的時候托庇祖蔭，讀書上面很不用心，舉業無成。現在年近四十，靠的是早年家裡花銀子給他在朝中捐的閒職，每日去衙門裡應卯，閒坐一日了事，手中並無半分實權。

他的同胞弟弟，薛清寧的三叔薛博平則乾脆連閒職都懶得做，鎮日鬥雞走狗，拈花惹草，半點兒正事都沒幹，反倒庶出的二叔薛博懷外放了個知縣。

嫡出的兩兄弟都是沒出息的樣兒，所以現在榮昌伯府在京城中的地位比較尷尬。雖然有爵位，但已經是最後一代，又進不了朝廷的權力中心，那些有權有勢的世家貴族自然不屑繼續跟他們親近。但現在畢竟還是個伯府，該有的架子和體面還是要有，不然只怕會越發叫人看不起。

這也是徐氏為什麼經常憂愁，覺得這個家難當的緣故，對自己兩個兒子的學業上面她也很嚴格，希望他們兩個能通過科舉進入仕途，重振薛家昔年風采。

目前來看，二兒子壓根就不是讀書的料，大兒子卻是個學問好的，已經中了秀才，明年秋闈就能下場鄉試了，若是他能中個舉人，薛家重振就有望了。

相較而言，薛清寧在這些事上可以說是很佛系，一點兒都不憂愁。因為她知道，她的二叔，也就是女主薛清璿的父親，雖然現在只是個外放的知縣，幾年後他會帶著薛清璿回京述職，留任京官。

最重要的是，那會兒薛清璿和林星承就會相遇，最後林星承登上帝位，薛清璿為中宮皇后，整個薛家都會跟著富貴，叫原本那幫子不屑跟他們親近的世家貴族再也高攀不起。

只要想想那個畫面薛清寧就覺得高興，連帶著腳步都輕快了不少。

不過等望見前面站著的那道人影，腳步立刻就慢了下來。

那人身穿一件雨過天青色的襖衫，側面對著她，正微微仰起頭看路旁的一株桂花樹。

可真是說曹操曹操到，眼前的這個人，可不就是林星承！

他應該在看桂花，這個季節第一批桂花快要開了，被墨綠色葉片覆蓋的枝幹上能看到如米粒般大小的米黃色花苞。

薛清寧看著他俊雅的側臉，猶豫要不要上前跟他搭話。

雖然兩個人同住一個府裡面，但一來薛清寧原就不是個話多的人，哪怕明知道林星承往後會做皇帝，她也做不出主動去抱他大腿討好的事，平日最多只提醒母親分發府中各人分例的時候不要忘了他那一份。

二來林星承應該是個比較宅的人，平日下學就待在自己的屋裡看書，很少會出來，所以這幾年他們兩人見面的次數很有限。

這會兒忽然碰見了，直接抬腳就走肯定不大好，要是這位未來的皇帝覺得她在心裡忽視他，瞧不上他，只怕往後她的那個縣主之位就比較懸了。

但要是上前搭話，第一句話該跟他說什麼呢？薛清寧一雙秀氣的纖眉蹙了起來。林星承顯然也注意到她了，正微微側過頭，目光淡漠的望了過來。

薛清寧還記得書中對林星承的描寫——眉眼冷漠狠厲，氣質陰鬱高貴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池中物。

不過現在林星承畢竟只是個十六歲的少年，縱然整個人看起來孤高清冷、不好接近，但眉眼間還帶著幾分青澀。

薛清寧回過神，見林星承依然目光淡漠的望著她，絲毫沒有要主動跟她打招呼的意思，彷彿她只是一塊假山石、一棵樹般的存在，是個死物，壓根就不是什麼活物。

薛清寧很無奈，只得對他點了點頭，主動開口跟他搭訕，「這桂花聞著好香，等再過幾日全開了，就可以摘了做桂花糯米藕吃。」

話一說完，她好像看到林星承的唇角微微油動了一下。也是，人家在這裡賞桂，心裡想的肯定是「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」之類的高潔品性，她倒好，開口就是如何吃，簡直就是焚琴煮鶴，大煞風景。

薛清寧臉上有些訕訕的，抬手摸了摸鼻子。對面站著的林星承沒有說話，想必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俗不可耐的人，不過他沒有掉頭就走，應該是還沒有從驚訝中回過神來。

為了緩解這個尷尬的場面，薛清寧沒有細想，叫小桃將手裡提著的食盒蓋子揭開，雙手從裡面捧了那碟子荷花酥，往林星承的面前遞了遞。

「這是剛剛出鍋的荷花酥，你要不要吃一個？」

話一說出口，薛清寧就反應過來，繼第一句話之後，她這第二句話也依然有關吃的。

她真的很不會跟人搭訕，就沒有再言語。

好在林星承也沒有再站在這裡，瞥了她一眼，轉過身走了。

秋風吹起他的衣角，背影看起來清瘦又孤單。

「這個人怎麼這樣？」小桃一直站在旁邊看著，這會兒替自家姑娘不忿起來，「姑娘您好心好意跟他說話，請他吃糕點，他不說一聲謝，甚至一個字都不說，轉身就走了，這也太目中無人了吧？」

薛清寧將手裡的那碟荷花酥又放回食盒，一邊將蓋子蓋起來，一邊不緊不慢的說小桃，「這又不是什麼大事，妳叫這麼大聲做什麼？」

未來的皇帝嘛，目中無人點很正常，而且現在林星承跟她確實不熟。沒有關係，

他往後跟薛清寧熟就行了，到時候她這條小鹹魚也能跟著一塊兒雞犬升天。

用眼神阻止小桃想要說的話，薛清寧繼續往她大哥的書房走。

## 第二章 不打不相識

跨進書房門的時候薛清寧內心是抗拒的，很想回身就走。

但是已經晚了，薛元韶聽見她的腳步聲，從書架邊轉過身，隨即目光落在她身上。薛元韶現年十八歲，穿一件深藍色的圓領袍衫，身材頗長挺拔，給人的感覺很沉穩儒雅。見薛清寧站在門邊不動，叫她道：「妳站在那裡做什麼？過來。」

薛清寧很不情願，只得應一聲，抬腳磨磨蹭蹭的往前走。

等走到窗邊放著的寬大書案旁，薛元韶已經拿著剛剛從書架上挑選出來的書，在書案後面的圈椅中坐下來，一邊問她，「前日我叫妳臨的那十遍帖子都臨好了？拿來我看。」說完，右手掌心向上朝她伸了過來。

薛清寧有點兒怕她這位大哥，印象中父親從來沒有管教過她，對她這個女兒也不算親近，父親親近的是羅姨娘生的女兒，她的庶姊薛清雪。

她無所謂，有母親和兩位兄長跟她親近就足夠了，可是大哥對她很嚴格，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嚴兄。

她將那幾張臨好的字帖遞過去，而薛元韶低頭看的時候，她開始控制不住的忐忑起來。

果然沒多久薛元韶就抬起頭，皺著眉頭看她，「不是叫妳臨十遍？怎麼才臨四遍，另外的六遍呢？」

薛清寧根本沒膽說她其實就臨了四遍，其他的六遍壓根不知道在哪呢。

「大哥……」她用眼神示意小桃將食盒拿過來後，一邊揭開食盒蓋子，一邊對著薛元韶討好的笑道：「這是我前段時間跟你說的荷花酥，今兒小廚房終於做了出來。我嘗過了，味道很好，你要不要也嘗嘗？還有這碗銀耳蓮子羹，娘說了，現在秋燥容易上火，喝這個潤肺，大哥你趕緊喝。」

她想要用荷花酥和銀耳蓮子羹轉移薛元韶的注意力，可惜糖衣炮彈對薛元韶沒用。

目光淡淡瞥了一眼薛清寧特地放在他面前的糕點和湯羹，薛元韶隨即將手裡拿著的那幾張紙放在案上，抬眼看著她，徐徐的說：「今日在我這裡先臨三遍，回去之後再臨三遍，明日吃晚飯的時候我要檢查。」

這就是半點兒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了，一定要她將剩下的那六遍都補齊。

薛清寧還能怎麼辦？面對母親和二哥的時候她還能撒個嬌、訴個苦，可是在大哥面前她壓根就沒有這個膽，只得老老實實的哦了一聲。

小姑娘垂著頭，眉眼耷拉著，看起來可憐兮兮的樣子，薛元韶心中一軟，面上的嚴肅之色險些繃不住，輕咳了一聲，將放在案上的一個油紙包遞過來，「給妳的。」薛清寧伸手接過，好奇的打開一看，裡面是一顆顆的薄荷粽子糖。這輩子她雖然身體健康，沒有什麼大毛病，不過好像有點兒低血糖，一餓就容易頭暈眼花，手腳發顫，所以她隨身的荷包裡面都會放幾顆糖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昨兒她才剛將荷包裡的糖吃完，吃晚飯的時候順帶提了一提，沒想到薛元韶就記

住了。

京城裡面只有新亭齋售賣各樣粽子糖，這包糖應該是薛元韶散學之後特地去買的，可是他的學堂在城東，新亭齋卻在城西……

薛清寧心中的那點子委屈頃刻間就煙消雲散了，她拈了一顆糖放進口中含著，舌尖上立刻嘗到薄荷的清涼還有糖的甜味。

她對薛元韶展露一個同樣甜甜的笑容，叫小桃過來給她磨墨，自己拿了帖子和紙筆就往臨窗木炕那裡走。

今兒臨三遍字帖算什麼？為了大哥對她的這份好，就算叫她臨三十遍字帖她也認了。

薛元韶看她腰背挺得筆直，手中握筆，一臉認真的坐在炕桌旁臨字帖的小大人模樣，唇角忍不住彎了起來。

還是要管教才行，不然什麼事都由著她的性子來，往後只會越發的懶散。他目光看到書案上放著的那碟子糕點，模樣還真的很像荷花，花瓣層層疊疊的。一個糕點而已，怎麼樣不是吃？做得這樣精緻做什麼？也不曉得他這個妹妹腦子裝的都是些什麼？

雖然這樣腹誹，薛元韶還是拿了一塊荷花酥吃起來，倒是很酥軟香甜。

吃完一塊之後，他又伸手在小碟子裡面拿了一塊，還沒等他將這塊荷花酥送到嘴邊，就聽到屋外一陣腳步聲響，走得挺快，一聽就知道來人的性子肯定比較急。而敢在他書房隨意進出，走路又這樣快的人，除了他那位二弟，府裡再找不出第二個人。

薛元韶連眼都沒有抬，繼續一邊翻看剛剛他在書架上挑出來的那本書，一邊慢慢的吃著手裡的荷花酥。

薛元青這時候已經抬腳跨進了書房。

薛元韶的這書房一共有三間，正廳用來待客，擺放著桌椅花几之類，東次間放了書案和書架，西次間則是薛元韶偶爾歇息的地方，臨窗有一張木炕。

薛元韶一般都在東次間，所以薛元青進屋之後，轉身徑直往東次間走，壓根就沒有留意到薛清寧正在西次間。

少年一雙明亮的眼中滿是笑意，腳步未停就先叫起來，「大哥大哥，我跟你說，今兒出門我遇見一個人，我跟他因為一點誤會打了起來，沒想到他看著年紀比我還小，手上功夫卻比我厲害多了，我挨了他好幾拳。」

薛元韶一聽他挨了打，立刻抬頭看他，果然看到薛元青左眼處青了一圈，唇角也破了一塊。心中一緊，正要問打他的那個人是誰，就見他這個弟弟依然眉眼飛揚的說著——

「不過我們兩個不打不相識，已經成為朋友了。這不，我還特地將他帶回家，想叫你也看看我這位新交的朋友呢。」也不等薛元韶說話，他轉過身對著窗外叫道：「孟銳，快進來。」

薛清寧跟她二哥關係最好，原本聽到他說挨了打，立刻放下手裡的筆，起身要來看他，這時忽然聽到孟銳的名字，不由得愣在原地。



孟銳？跟她二哥打架的人竟然是孟銳！

尚未回過神，她聽到外面傳來一陣不疾不徐的靴子響，下意識轉過頭往窗外望去。院子裡面栽了一棵銀杏樹，枝頭的葉子還沒有落盡，明亮的日光從枝葉間斜灑下來，有一位少年正從樹下走來。他穿一件淺金色的圓領袍，腰間繫黑色革帶，顯得他身姿頗長挺拔。

日光落在他身上，恍惚間薛清寧也分不清到底是日光更明亮些，還是少年更明亮些。

這個人就是孟銳？

原書中的孟銳是男二，靖國公世子，跟林星承的陰鬱冷清相反，他是陽光俊朗的。不過跟林星承一樣，孟銳也喜歡薛清璿，為她做了很多事，甚至不惜與太子為敵，算是間接幫林星承坐上皇位。

可惜最後還是被薛清璿發了一張好人卡，同時因為被林星承忌憚，落得雖然封了郡王，但是被外放到雲南鎮守，終生不得回京，明升暗降的下場。

好在有位一直心悅他的姑娘始終陪在他身邊不離不棄，算是勉強有個圓滿的結局。

但是原書中並沒有寫過孟銳和薛元青有什麼交集，他們兩個人現在怎麼會不打不相識，成為朋友了？

而且薛清寧記得，因為孟銳是靖國公夫人年近四十才生下來的兒子，上頭除了兩個嫡出的姊姊其他都是庶出的，靖國公夫人將他看得如同眼珠子一般珍貴，從小金尊玉貴的長大。

靖國公是個武將，軍中摸爬滾打多年，常年鎮守邊疆，見不得靖國公夫人這般嬌養孟銳，在孟銳十歲那年，不顧靖國公夫人的反對，帶著他一塊兒去了邊疆，磨礪他的心性。

中間那幾年靖國公夫人雖然一直寫信催靖國公送孟銳回京，但靖國公總是不理會。

雖然書中沒有明寫，但薛清寧猜測，應該是薛清璿回京之後孟銳才回京的吧？

現在孟銳是提前回京了，還是這個人只是跟靖國公世子同名而已？

她腦子正想著這些事，孟銳已經抬腳跨進屋裡來。

跟薛元青每次進屋就下意識看向東次間不同，孟銳進來後直接看向西次間。

剛剛他在院子裡面看栽種的花草，就注意到西次間的榻扇開著，有個小姑娘正坐在臨窗木炕上提筆寫字。

小姑娘養得很好，臉頰圓嘟嘟的，膚色白裡透紅，彷彿早春枝頭一朵含苞待放的海棠花般，嬌嫩的很。不過看她腰背挺直，垂眼專注寫字的模樣，倒像個小大人一般，給人的感覺挺奇妙的。

於是進屋之後孟銳就轉頭看西次間，正好對上薛清寧望過來的目光。

小姑娘不知道想到什麼，一雙杏眼睜得大大的，很驚訝的樣子，五官長得精緻秀氣。

薛元青這時候也看到薛清寧，轉身叫她，「寧寧，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薛清寧心想，我還能怎麼在這裡？被大哥罰臨字帖唄，隨即就注意到薛元青左眼旁的那一圈青紫，以及破了的唇角，不得不說，看起來挺狼狽也挺痛的。

薛清寧心疼起來，立刻起身下炕，快步走過去抓住他的右胳膊，一臉著急的問道：

「二哥，你痛不痛？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受傷的地方？」

這得是用了多大的力道才會將她二哥打成這樣啊？

薛清寧又是心疼又是氣憤，一時哪裡還顧得上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，轉過身就質問孟銳，「你為什麼打我二哥？」

可惜她雖然氣惱，但因為口中的那顆薄荷粽子糖還沒有含完，這句質問聽起來就有幾分含糊不清。她現在還帶著嬰兒肥，臉頰圓嘟嘟的，一點兒凶悍的氣勢都沒有，反倒只會讓人覺得她可愛好玩兒。

至少孟銳現在就很想伸手指捏一捏她圓嘟嘟的臉頰，好不容易忍住了，他看向薛元青，挑了挑眉，笑著問道：「這就是你妹妹？」

剛剛在來薛家的路上他就聽薛元青說過了，他有個妹妹很可愛，現在一看，確實挺可愛的。

薛元青很喜歡薛清寧，覺得自己這個妹妹相貌好，脾氣好，還會鼓搗一些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，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糕點吃食和各種小玩意兒。反正他覺得薛清寧沒有一處不好，巴不得讓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個這麼好的妹妹，但凡是他認定的朋友，就會經常在人家面前炫耀自己有個好妹妹。

現在聽孟銳這樣問，薛元青抬手摸了摸薛清寧的頭，對他笑道：「是啊。怎麼樣，我妹妹很可愛吧？」

薛清寧：「……」

薛元韶一直暗中打量孟銳，少年的相貌生得很俊朗，眉眼間有一股英氣，讓他整個人看起來明俊逼人。衣裳的料子一看就很貴重，腰間掛了一枚白玉佩，應該是用上好的羊脂白玉雕成的，特別是他身上自信張揚的氣勢……這人肯定不是尋常人家的子弟。

薛元韶腦中立刻閃過這個念頭，不過京中達官顯貴眾多，自己也是榮昌伯的嫡長子，他沒有繼續深究，反而在不知道孟銳的真實身分下依然對他以禮相待。

他瞭解自己的弟弟，雖然為人做事衝動了些，也不是全無頭腦，能讓他在被打了一頓之後還能成為朋友，甚至迫不及待帶回來給自己看的人，品性肯定不會差到哪裡去。

他起身從椅中站起來，繞到書案前面，身子微彎，兩手抱拳，「見過孟公子。」

孟銳的年紀應該跟薛元青相近，肯定比薛元韶要小，現在薛元韶竟然很客氣的跟他行禮，可以說是很謙和有禮了。

孟銳也回了禮。

彼此見過，薛元韶請孟銳在明間廳裡的椅中坐了，叫小廝上茶，又客客氣氣的跟他說話。

薛元青不耐煩跟薛元韶一樣斯文坐著跟人講話，他覺得自己跟孟銳已經很熟了，也沒必要跟他那樣客氣。看到書案上放了一碟子糕點，式樣極精緻，伸手拿了一

塊吃，吃了一口之後覺得好，他扭頭問薛清寧，「寧寧，這是妳想出來的？」這糕點他以前從沒見過，府裡的廚子也肯定想不出這樣式樣精緻、一看就知道很費功夫的糕點，必然是薛清寧想出來的。

這荷花酥既然帶了個酥字，可想而知是很酥脆的，薛元青又是個做事不大講究細枝末節、大刺刺的人，這會兒就有細碎的酥皮落到了錦袍的前襟上，他也不管。薛清寧看不過眼，拿手帕拂去他衣襟上的這些酥皮，沒好氣的說道：「吃你的吧。」往常不都說自己武藝很好嗎？軟磨硬泡了好長時間，母親才終於同意請了個會武的師父回來教二哥，他也跟著師父學了一兩年的武藝，怎麼今兒遇見孟銳就被他打成了這個樣子？也不曉得痛，還一直笑嘻嘻的！

倒是那個孟銳，剛剛薛清寧用心看過了，他身上好像半點兒傷都沒有，可見他的武藝有多高了。這越發叫她懷疑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，因為有戰事的時候他應該上過戰場見過血，甚至殺過人，這完全不是薛元青學幾年功夫能打得過的對手。

「還是寧寧對我最好。」

薛元青笑著對薛清寧道謝，下一刻伸手將裝荷花酥的碟子拿在手上，抬腳就往廳裡走。

等走到孟銳旁邊，他單手將碟子往他面前遞了遞，「這是我妹妹做的荷花酥，味道特別好。你嘗一個。」

薛清寧：「……」

這荷花酥她只是跟小廚房裡的人提了提，說了一些式樣，以及應該是用什麼東西做的而已，具體怎麼做，還是小廚房裡的人摸索研究出來的，怎麼現在到薛元青的口中，就好像全都是她的功勞一樣。

孟銳不大喜歡吃糕點甜食，但薛元青這樣巴巴拿過來叫他吃，而且這荷花酥看起來也確實不錯，還是伸手拿了一塊，嘗了一口之後，他對薛元青道謝，然後側頭對著薛清寧也笑了笑，「做的很好吃。」

這個人天生唇角微微上揚，看起來好像一直面帶微笑，確實是個神采飛揚的少年，但是想到薛元青臉上的傷，薛清寧還是不大想理他。

下手也太重了，要是力道再重一點，她都擔心薛元青的左眼會被他給打瞎。

她冷淡的說了一聲孟公子謬讚了，轉身回到西次間，坐在炕上繼續提筆臨字帖。不過還是側耳細聽明間裡面的對話，想要知道這個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。可惜薛元青顯然對這種事不在意，但凡他看上的朋友，一向都不在意對方是什麼家世，薛元韶又是個謙和的君子，也不會剛見面就打聽旁人的身世，所以直到孟銳告辭走了，薛清寧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靖國公世子，還是只是個同名的人。

倒是聽到孟銳約了薛元青過幾日一起去騎馬，薛元青慨然應允。

今天結識了一個新朋友，薛元青很高興，吃完晚飯之後還一直跟徐氏、薛元韶和薛清寧說這件事。

「我問過了，他今年也是十六歲，但比我要小兩個月，功夫很了得，出手穩準狠，我看連我師父都比不過他。」說到激動的地方，他表現的很興奮。

薛元韶對此已經見怪不怪，繼續低著頭一臉平靜的喝茶。

徐氏則好笑又好奇的說薛元青，「被人打了還這樣高興，天底下你也是獨一個了。」又問他，「你到底為什麼跟他打架？」

薛元青說了緣故。原來他今日約了朋友出去射箭，在大街上看到有個婦人抱著肚子躺在地上痛叫，孟銳半蹲在她身旁，旁邊還有一匹馬。

旁邊有圍觀的人在竊竊私語，他也沒有全聽清，只以為是孟銳鬧市騎馬，撞了這個婦人，一時打抱不平，就上前去找孟銳理論。

薛元青是個做事衝動的人，說不上兩句就義憤填膺的動了手。孟銳顯然也不是個好惹的，即刻就還了手。

原本薛元青還仗著自己跟著師父學了幾年武藝，以為會打得孟銳求饒認錯，不想自己的拳頭壓根就沒有機會碰到孟銳的衣角，反倒還被孟銳打了幾拳。

徐氏很心疼，就有點兒埋怨起孟銳。

薛元青反倒為孟銳說話，「這事不能怪他。那個婦人不是他撞的，是懷了孩子不自知，提著重物動了胎氣，才躺在地上抱著肚子叫痛，孟銳當時騎馬經過，下馬好心問她怎麼了。都怪我不清楚事情原委就對他動手，挨他這幾拳也是應該的。而且，娘，他當時腰間是別著軟劍的，若他真有心要傷我，只怕我這條命今日就已經交代在那裡了。」

薛清寧仔細回想了下，孟銳的腰間確實繫著一條黑色革帶，不過她當時並沒有仔細看，倒是一瞥之下覺得少年的腰身很勁瘦，被那條革帶一勒顯得身材很好。

徐氏都不曉得該說薛元青什麼好了，心疼的看著自己的兒子。雖然剛剛已經叫人煮了個雞蛋，用手帕包著在薛元青的左眼處滾了一會兒，但現在那一圈青色依然很明顯，看著很觸目驚心。

就算她已經知道這件事是自己兒子衝動了，不怪孟銳，還是忍不住問道：「那個孟銳是什麼來歷？你打不過他的時候就沒跟他說你是誰？」

榮昌伯府再不比以前，到底也是有爵位的，怎麼這孟銳竟然一點兒都不忌憚，照樣把薛元青打成了這個模樣？

「噓，打架的時候誰還有空說這些啊。」薛元青一臉不以為意，「而且這跟我是誰，或者他是誰有什麼關係？跟我脾氣相投的，哪怕他只是個路邊的乞丐我也照樣能跟他做朋友，若跟我脾氣不相投的，哪怕他是王孫公子我也不稀罕搭理他。」徐氏見從他這裡問不出什麼來，轉過頭問薛元韶，「你跟他說了會話，有沒有探聽出他的家世背景來？」

剛剛一直聽薛元青將那個孟銳誇得天上有地上無，徐氏心裡還真的對孟銳有點好奇。

薛元韶搖了搖頭，「不知道。但看他渾身的穿戴，還有通身的氣派，應該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。」

徐氏問不出來也沒有太在意，薛清寧默默的想，母親也不會想到自家兒子一拳下去打的竟然是京城最富貴、最有權勢的靖國公世子啊，若真知道，只怕母親跟大哥這會兒都嚇得面如土色了。

薛清寧猶豫了下，到底也沒有說出她心中的那個猜想。

若她猜錯了，豈不是白白叫母親和兩位兄長虛驚一場？若是她猜對了的話……看那個孟銳剛剛一臉不在意，還笑著跟她大哥二哥說話，想來他也未將這件事放在心上。

既如此，便這麼算了。

薛清寧安下心來，伸手在攢盒裡面拿了塊棗泥山藥糕吃。

### 第三章 藏在民間的皇室中人

孟銳那日雖然約了薛元青過幾日一起去騎馬，不想第二日開始下起雨來，這馬自然是騎不成了。

不過下雨也有下雨的好，原本雖然已經過了白露的節氣，天兒還是有幾分悶熱，讓人覺得難受的很。這場雨一下下來，秋意漸漸濃了起來，甚至早晚風大的時候還要穿上夾衣。

好在冬衣都已經做好了。

薛清寧現在還小，跟著徐氏一塊兒住在上房。徐氏住東梢間，她住西梢間，做好的冬衣一送過來，徐氏就叫丫鬟拿過來給她看。

給薛清寧的夾襖有三件，一件是粉色的，一件是玫瑰紫色的，還有一件月白色。三件夾襖領口和袖口都鑲著白色毛茸茸的狐狸毛，看起來就很暖和，伸手摸一摸更是軟軟的很舒服；另外還有三件綿綾裙和兩件斗篷。

薛清寧沒想到會有這麼多，這些冬天外面穿的衣裳不比其他三季的衣裳，做起來要更費錢些，而且也不比其他三季的衣裳要經常清洗，容易顯得舊，即便按照舊例，也不過府裡各人每年做兩身冬衣便罷了，現在徐氏竟然給她做了三套，甚至還有兩件斗篷。

她就驚訝的問道：「娘，怎麼有這麼多？其他人呢？」

庶姊薛清雪慣常不忿母親只對自己的女兒好，有好東西從來不會想著她，已經在父親面前明裡暗裡抱怨過很多次了。

父親又很寵愛薛清雪，聽了這些話，難免就會過來說母親這個做嫡母的做不到一視同仁，凡事只想著自己親生的孩子，明明薛清雪同樣也是要叫她一聲母親的。薛清寧不想徐氏因為這些事受氣。

徐氏明白她的意思，心裡覺得很欣慰。她的寧寧長大了，知道心疼她，也會為她著想。

她伸手將薛清寧摟進懷裡，笑著說道：「我知道妳在擔心什麼，不過妳放心，給妳多做的這些衣裳沒有動用公中的銀子，是娘自己的私房體己，就是有人想要挑刺也挑不出我的錯來。」

輕輕拍了拍薛清寧的背，徐氏接著說道：「娘就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，有好東西不給妳給誰？旁的人縱然叫我母親，到底不是從我肚子裡面鑽出來的，怎麼能比得上妳在我心裡的分量？所以管他們怎麼看怎麼說呢，娘一點兒都不在意。妳也別在意，高高興興的就行。」

說完又命丫鬟拿大公子和二公子的冬衣過來給她看。

看完了冬衣，徐氏叫自己的兩個大丫鬟文竹和瑞香過來，吩咐她們將冬衣送到大公子和二公子的院裡去，讓他們兩個各自的丫鬟收好。

至於羅姨娘和馮姨娘，還有她們各自的子女，以及三房各位主子的冬衣，徐氏都交給了孫嬪安排丫鬟僕婦去送。

薛清寧比較關心林星承的那份，特地問了徐氏，擔心她忘記叫人做了。

徐氏笑著抬手輕捏了下她圓嘟嘟的臉頰，「妳特地說的事，娘怎麼會忘？已經叫裁縫也做了他的那一份，跟妳兩位哥哥的料子和式樣都是一樣的。」

薛清寧這才放了心。

看著孫嬪告退出了屋，薛清寧忽然又想起一件事，忙問徐氏，「娘，咱們小廚房今兒是不是把月餅做好了？」

府裡雖然有大廚房，但徐氏嫌離得遠，飯菜送過來的時候經常都涼了，所以特地叫人將前院一間屋子收拾出來做了小廚房。

又拿了自己的私房體己雇了一個好廚娘，一應他們大房每日該得的菜蔬米糧分例都徑直送到小廚房來。若哪天想吃什麼新東西了，徐氏就自己拿私房體己叫人去買，旁人也沒話說。

因著明日就是中秋，早幾日小廚房裡的廚娘就過來問今年要不要做月餅，以及做哪幾種口味。

徐氏不是很喜歡吃月餅，嫌膩，也覺得這不過是應應景，就叫廚娘照往年一樣的來做即可。薛清寧卻來了興致，說今年要做什麼鮮肉榨菜月餅和冰皮月餅，這幾日淨和廚娘待在一起研究了。

「做好了。」

徐氏只以為她這是想吃了，正要叫丫鬟去小廚房拿一碟子過來，就聽薛清寧在叫小桃，「妳去廚房裝一盤做好的月餅拿給孫嬪，告訴她，待會兒她派誰去給林公子送冬衣，順帶將這盤月餅也帶給林公子。」

小桃應了一聲，轉身出門了。

徐氏是真的驚訝起來，「寧寧，妳實話告訴娘，妳為什麼對林公子這樣的上心？」只是隔房一個妾室的弟弟而已，先前提醒她做冬衣的時候不要忘了林星承那一份就罷了，這一次連月餅都不忘特地叫人給他送一份。要知道小廚房做出來的月餅，連寧寧這樣喜歡吃的人都還沒有嘗過呢。

薛清寧知道徐氏這是多心了，但是又不好說她是想讓林星承對他們大房的印象好一點，往後他登基為帝時他們大房能多得點好處。她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我就是覺得他挺可憐的，而且我看大哥經常找他下棋，就想對他好一些，這樣往後他跟大哥相處得會更融洽。」

她這話倒不假，徐氏知道自己的大兒子一向冷靜，他近來對棋藝十分癡迷，不曉得怎麼知道林星承下棋很厲害，經常去找他下棋，向他請教。

雖然每次都輸，但依然屢敗屢戰，毫不氣餒，甚至差點兒都想拜林星承為師了。而林星承這個人，雖然只是三房一個妾室的弟弟，面對薛元韶這個長房嫡長子的時候依然不卑不亢，甚至態度冷漠，不是薛元韶每次去找他下棋的時候他都會答

應的。

薛清寧這個理由聽上去確實很合理，打消了徐氏的顧慮。她放下心來，沒有繼續追問。

不過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就對薛清寧說道：「今早妳大哥跟我說，現在妳大了，只學認字寫字是不夠的，過幾日他會開始教妳下棋。我覺得這樣也好，妳畢竟是我們榮昌伯府的嫡女，不要求妳琴棋書畫都精通，但每一樣都要會一些，過幾日妳就跟著妳大哥學下棋吧。」

薛清寧傻眼了。她知道母親和大哥很希望她成為一個大家閨秀，也知道他們希望她多學點東西是為她好，可她只想做條鹹魚懶散度日，真的不想學這麼多東西。但是她也知道，學棋這件事母親和大哥已經達成了共識，她再說什麼都沒有用，只能無奈的歎一口氣，一臉生無可戀的趴在了炕桌上。

Crescent Family